



大學子啓蒙集

六

廿七

日 11 18  
959  
5



959  
5



大學啓發集卷之六

家藏

行夫問先生常言知既至後又可以驗自家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之不誠矣語類十六問知不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間居

啓發集卷六  
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  
不善而著其善只爲是知不至耳問當其  
知不至時亦自不知其至於此然其勢必  
至於自欺曰勢必至此頃之復曰不識不  
知者却與此又別論他箇又却只是見錯  
故以不善爲善而不自知耳其與知不至  
而自欺者固是五十步笑百步然却又別  
問要之二者其病源只是欠了格物工夫

曰然語類  
十六

看如今未識道理人說出道理便恁地包  
藏隱伏他元不曾見來這亦是自欺亦是  
不實想他當時發出來心下必不安穩語類

六十

答其伯豐書曰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  
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  
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

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

無不能止耳

文集五  
十二

誠意章皆在兩個自字上用功

語類  
十六

答孫敬甫書曰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

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為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

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于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間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

只以思索議論為功而已也

文集六  
十三

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

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此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此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

語類十六

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臭其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

語類十六

語類十六

而言否曰說幾時便不是未發幾正是那  
欲發未發時當來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  
教自欺又問莫是說一毫不謹則所發流  
於惡而不為善否曰只是說心之所發要  
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人心下自是有  
兩般所以要謹謹時便知得是自慊是自  
欺而不至於自欺若是不謹則自慊也不  
知自欺也不知

語類九  
十五

盡大地  
路ハレトハ  
地ハレトハ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  
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  
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  
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  
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  
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  
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  
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

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  
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  
爲善只那一毫不要爲底便是自欺便是  
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語類十八  
問唐叔臨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  
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曰內謂理之  
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文集六十二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

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  
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一作自慊不  
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  
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  
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  
只是快底意少問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  
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  
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



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  
此自不得語類  
先齊及  
此一箇心頭每日提撕今常惺覺頃刻放  
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  
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  
能如此乎間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  
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  
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語類  
十六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  
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  
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  
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  
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

瞞護官及音滿目  
不明

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語類十六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

或問二十考

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其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

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語類十六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

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  
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二分  
善語類十六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  
實字也惡者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  
有其惡而已語類十六  
心廣體胖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  
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

所以體不能常舒泰語類十六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  
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  
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頭是它  
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語類十六  
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  
裏著樂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語類十六  
光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不誠而又有謹

嚇呼格及以口拒人也

獨之說莫是當誠意時自當更用工夫否  
曰這是先窮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須於細  
微處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鶻鶻  
突突雖十目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  
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謹獨語類十六  
或問在謹獨只是欲無間先生應語類十六  
經筵講義曰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  
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

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  
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  
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  
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  
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  
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  
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文集十五  
大學於格物誠意章都是鍊成了到得正

正心

心脩身處都易了語類十六

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識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

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

語類十六

意既誠矣後面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只是安頓不著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語類十六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

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

可謂非心語類五

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  
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

不得語類十六

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  
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  
有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

有恐懼好樂亦然語類十六

問忿懣章曰只是上下有不恰好處便是

偏語類十六

葉兄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  
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  
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  
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

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語類十六問忿憤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憤比恐懼憂患好樂三者覺得忿憤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語類十六

黃文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語類十六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先生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語類十六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箇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

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爲這事是意能  
爲這事是情語類十六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  
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  
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已所以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  
是說心不正不可以脩身與下章身不脩  
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  
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  
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  
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  
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  
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  
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  
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



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  
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  
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  
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  
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  
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  
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  
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語類  
十六

循身

問古注辟作譬似窒礙不通曰公亦疑及  
此某正以他說之其所敖惰而譬焉敖惰  
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說便通  
况此篇自有僻字如辟則為天下僂矣之  
類是也

語類  
十六

宋傑

其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

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但愛己子  
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曰常欲二字即十

此答問古注  
可用

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  
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文集

六十

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如父子是當主於  
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如為人父  
雖是止於慈若一向僻將去則子有不肖  
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  
僻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

盡心

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僻將去便賤  
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僻焉如事  
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  
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  
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語類

六十

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  
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

情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人敬  
畏之心若把敖情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  
等也不當有語類十六

問敖情曰敖便是情敖了便情敖了都不  
管它便是情語類十六

因學者問大學敖情處而曰某嘗說如有  
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  
當叶韻及大學敖情處皆在所不容語類十六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  
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  
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  
事為之失語類十六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  
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  
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  
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

修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語類  
十六

子升問修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

濶一節去語類  
十六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敖惰五者有所僻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修身更多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又云意有不誠時則私意

爲主是主人自爲賊了到引惹得外底人  
來四方八面無關防處所以要得先誠其  
意語類十六

問正心脩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  
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  
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  
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  
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

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  
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脩者  
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  
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  
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  
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  
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脩也且以大學  
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爲格物以下事

目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  
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

語類  
十六

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  
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  
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  
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語類  
十六  
問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  
為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

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  
不詞矣又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  
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曰成教於國則  
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  
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文集六  
十二

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  
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  
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

國爾

語類  
十六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  
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  
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  
乃成教於國者也  
語類  
十六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  
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  
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語類  
十六

劉潛夫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  
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  
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  
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  
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  
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  
語類  
十六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  
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

使衆也

語類十六

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直卿云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語類十六

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都是說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似說脩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脩身是齊家之本齊家又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語類十六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己以及人



是亦示人以反己之道曰這是言己之爲  
法於人處語類  
十六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於己而後非諸人  
是責人之恕絜矩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之謂恕聖人  
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也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則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  
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也語類  
十六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  
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  
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  
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語類  
十六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  
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  
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  
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丞

烝又<sub>レ</sub>不格<sub>ラ</sub>姦<sub>ニ</sub>至於<sub>ル</sub>瞽瞍<sub>底</sub>豫<sub>ラ</sub>便是<sub>レ</sub>他有<sub>レ</sub>以  
處<sub>ニ</sub>那<sub>ノ</sub>變<sub>ニ</sub>處<sub>ニ</sub>且<sub>ツ</sub>如<sub>キ</sub>他<sub>ニ</sub>當時<sub>ニ</sub>被<sub>レ</sub>那<sub>ノ</sub>兒子<sub>ニ</sub>恁<sub>レ</sub>地<sub>ニ</sub>他  
處<sub>ニ</sub>得<sub>レ</sub>好<sub>レ</sub>不<sub>レ</sub>將<sub>テ</sub>天下<sub>ヲ</sub>與<sub>ハ</sub>兒子<sub>ニ</sub>却<sub>テ</sub>傳<sub>ハ</sub>與<sub>ハ</sub>賢<sub>ニ</sub>便是<sub>レ</sub>  
他<sub>ニ</sub>處<sub>ニ</sub>得<sub>レ</sub>那<sub>ノ</sub>兒子<sub>ニ</sub>好<sub>レ</sub>若<sub>シ</sub>堯<sub>ニ</sub>當時<sub>ニ</sub>把<sub>テ</sub>天下<sub>ヲ</sub>與<sub>ハ</sub>丹  
朱<sub>ニ</sub>舜<sub>ニ</sub>把<sub>テ</sub>天下<sub>ヲ</sub>與<sub>ハ</sub>商<sub>ニ</sub>均<sub>ニ</sub>則<sub>レ</sub>天下<sub>ニ</sub>如何<sub>ニ</sub>解<sub>レ</sub>安<sub>ラ</sub>他  
那<sub>ノ</sub>兒子<sub>ニ</sub>如何<sub>ニ</sub>解<sub>レ</sub>寧<sub>ニ</sub>貼<sub>ラ</sub>如<sub>キ</sub>周公<sub>ニ</sub>被<sub>レ</sub>管<sub>カ</sub>蔡<sub>ニ</sub>恁<sub>レ</sub>地<sub>ニ</sub>  
他<sub>ニ</sub>若<sub>シ</sub>不<sub>レ</sub>去<sub>テ</sub>致<sub>サ</sub>辟<sub>ラ</sub>于<sub>ニ</sub>商<sub>ニ</sub>則<sub>レ</sub>周<sub>ニ</sub>如何<sub>ニ</sub>不<sub>レ</sub>擾<sub>レ</sub>亂<sub>セ</sub>他  
後<sub>ニ</sub>來<sub>ニ</sub>盡<sub>ク</sub>死<sub>ス</sub>做<sub>ス</sub>這<sub>ノ</sub>一<sub>ノ</sub>著<sub>ラ</sub>時<sub>ニ</sub>也<sub>レ</sub>是<sub>レ</sub>不<sub>レ</sub>得<sub>レ</sub>已<sub>ラ</sub>著<sub>ラ</sub>恁

地<sub>ニ</sub>但是<sub>レ</sub>而<sub>レ</sub>今<sub>ニ</sub>且<sub>ツ</sub>去<sub>テ</sub>理<sub>ニ</sub>會<sub>ニ</sub>常<sub>ニ</sub>倫<sub>ニ</sub>而<sub>レ</sub>今<sub>ニ</sub>如何<sub>ニ</sub>便  
解<sub>レ</sub>有<sub>レ</sub>箇<sub>ノ</sub>父<sub>ニ</sub>如<sub>キ</sub>瞽<sub>瞍</sub>有<sub>レ</sub>箇<sub>ノ</sub>兄<sub>ニ</sub>弟<sub>ニ</sub>如<sub>キ</sub>管<sub>蔡</sub>未<sub>カ</sub>論  
到<sub>レ</sub>那<sub>ノ</sub>變<sub>ニ</sub>處<sub>ニ</sub>語類  
十六

伊訓

問<sub>レ</sub>仁<sub>ニ</sub>讓<sub>レ</sub>言<sub>ニ</sub>家<sub>ニ</sub>貪<sub>レ</sub>戾<sub>ニ</sub>言<sub>ニ</sub>人<sub>ニ</sub>或<sub>レ</sub>問<sub>レ</sub>以<sub>レ</sub>爲<sub>レ</sub>善<sub>ニ</sub>必<sub>ニ</sub>積<sub>レ</sub>  
而<sub>レ</sub>后<sub>ニ</sub>成<sub>レ</sub>惡<sub>ニ</sub>雖<sub>レ</sub>小<sub>ニ</sub>而<sub>レ</sub>可<sub>レ</sub>懼<sub>レ</sub>發<sub>レ</sub>明<sub>ニ</sub>此<sub>ノ</sub>意<sub>ニ</sub>深<sub>ニ</sub>足<sub>レ</sub>以<sub>レ</sub>  
警<sub>レ</sub>人<sub>ニ</sub>當<sub>レ</sub>爲<sub>レ</sub>善<sub>ニ</sub>而<sub>レ</sub>去<sub>レ</sub>惡<sub>ニ</sub>矣<sub>ニ</sub>然<sub>レ</sub>所<sub>レ</sub>引<sub>レ</sub>書<sub>ニ</sub>云<sub>レ</sub>德<sub>ニ</sub>罔<sub>レ</sub>  
小<sub>ニ</sub>不<sub>レ</sub>德<sub>ニ</sub>罔<sub>レ</sub>大<sub>ニ</sub>則<sub>レ</sub>疑<sub>レ</sub>下<sub>ノ</sub>一<sub>ノ</sub>句<sub>ニ</sub>正<sub>ニ</sub>合<sub>レ</sub>本<sub>ニ</sub>文<sub>ニ</sub>而<sub>レ</sub>上<sub>ノ</sub>  
一<sub>ノ</sub>句<sub>ニ</sub>不<sub>レ</sub>或<sub>レ</sub>反<sub>レ</sub>乎<sub>ニ</sub>曰<sub>レ</sub>爾<sub>ニ</sub>惟<sub>レ</sub>德<sub>ニ</sub>罔<sub>レ</sub>小<sub>ニ</sub>正<sub>ニ</sub>言<sub>レ</sub>其<sub>レ</sub>不<sub>レ</sub>

可小也則庶乎萬邦惟慶正與大學相合

語類  
十八

章齋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

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語類

十八

范忠宣公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

語類卷六

三十四

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  
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  
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  
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  
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  
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  
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  
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

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  
著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  
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語類十八

范公恕己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  
人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  
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他  
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  
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

己不當下恕字語類十八

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脩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

愛人可也語類十八

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

平天下

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語類十六

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況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著箇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語類十六

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

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語類十六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脩身推而措之又不是他機巧變詐權

謀之說

語類十六

問絜矩之道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

語類

六十

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

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之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語類十六

所惡於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數句皆是就人身切近處說

如上文老老長長恤孤之意

至於毋以使下

母以事上母以先後母以從前母以交於  
左母以交於右方是推以及物之事語類十六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  
惡於下母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  
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  
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  
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

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壑溝也是所惡於左  
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  
則各得其平矣語類十六

答王子合書曰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  
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  
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  
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  
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定靜

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  
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  
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  
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  
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  
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

不可謂無異術也

文集四十九

答陳膚仲書曰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  
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  
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  
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  
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

文集四十九

周舜弼問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



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

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

文集  
五十

陳安卿問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

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曰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  
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  
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  
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  
分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  
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  
矣文集五十七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  
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  
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  
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  
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  
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  
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  
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

啓發集六  
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  
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  
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  
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  
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  
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  
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要使人  
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  
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  
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  
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  
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  
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  
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  
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

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  
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第所求乎朋  
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  
箇人看便自分曉語類十八  
答江德功書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  
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  
矩絜乃得其義矣又曰絜矩之說蓋以己  
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

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  
今以鄙說畫爲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  
形隱然在目中矣文集四十四

側圖

地圖

後  
前  
上已下  
前  
右  
左  
前已後

却

或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語類十六

斷斷者是絜矩媚疾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語類十六

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語類十六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夫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語類十六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

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  
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  
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  
理之所以亡語類十六  
嚴時亨問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  
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不循物無  
違未曉其義如何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  
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

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  
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  
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文集

六十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  
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  
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語類十六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  
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  
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  
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語類  
十六

大學啓發集卷之六終

跋蒙養啓發集

伊川先生言學者須是深思  
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  
好此論語憤悱啓發之義也  
又云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  
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

問之心也此學記幼者聽而  
弗問之意也古者學校之教  
大小之節所以分之法正如  
此因書之蒙養啓發二集之  
後

五月四日 山崎嘉記



